

試卷

「爸，我回來了。」我在初履的異地，對著父親的墳，定定說著。終於站在出題者的起點，我以為：這會是一切問題的終點。

渡過在地圖上僅是一線，在人生旅程中卻是幾十年迢遙的台灣海峽，終於到達舊版身份證上我的籍貫地：廣東梅縣。在父親的墓前撚香祭拜，同父異母的兄嫂拭著淚說：「回來就好」，但其實這塊土地於我是如此陌生，它是我父的故鄉以及終老之地，我的到來卻如同作客。「爸，我教師甄試和研究所皆順利考取，家中經濟終於穩定下來，所以遲至今日才能回來祭拜您，請您原諒。」我跪著，頭磕在墓地磁磚上，冷硬的觸感如同周圍雖有血緣但分明生疏的「親人」與我的互動：「小芬真是會考試啊，像父親當個老師真是有出息。」我抬頭注視父親鑄在墓碑上的照片，有別於家中供奉的黑白照，那張明艷的彩色卻寫真了我父病故前灰敗的臉色，那是從不在我記憶之內的父親。

那到底是誰？

我本以為人生中的試卷在此刻總算寫盡，於事業、學業顧全後，帶著年邁母親前往祭拜在返鄉時病故於大陸的父親，能完滿在成長過程中的缺憾：喪父——最後一面未能見到、年年清明節皆無法親臨墳前祭拜、從未夢見、自十三歲以來就失落的父親身影。見過鑄刻父親姓名、照片的墓碑後，夜晚，我在旅館房中，開始緩慢流淚，如泥塑之身遇水漸漸崩塌。多年來生命中的空缺，能以這冷硬的石塊重新填實嗎？才發現我這些年的努力，全是為了作答那張理應具體又分明模糊的考卷——我父。

• 國字注音

生命的最初不過是細胞與細胞的相遇，真正的我從命名開始，是父親所給予的。

幼稚園入學後，我拿著習字本在封面上稚拙地寫下歪斜的名姓，父親在一旁急切指導我執筆的姿勢、筆畫的順序，但我筆下的「子」與「皿」卻老是各據天地，「芬」的草字頭總偷懶成「艹」，父親嘆了口氣，轉身從書架上取下四方硬皮巨大厚重的字典，放在我面前，嫻熟地翻到分別記載我名的書頁：

『孟』，**音**：ㄇㄥˋ。 **義**：1. 次序居長的。2. 開始的

『芬』，**音**：ㄈㄣ。 **義**：1. 香氣 2. 稱美德性或聲譽。

「『孟』是一個字，不要讓它頭腳斷裂；『芬』是花草的香氣，你要讓草長出來啊。」久病的父親向來寡言，與我少有互動，這時眼神卻突然煥發光彩：「妳的名字，爸爸可是翻著這本字典仔細推敲才決定，有很深遠的寓意在裡面：妳是家中第一個孩子，所以選了「孟」字；有美德之意的「芬」適合女孩子，期許妳能爭氣，好好讀書，能讓我們家有好名聲。而且『孟芬』念起來，四聲搭配一聲鏗鏘有力，結尾悠揚，筆畫也好寫，這哪是那些向算命師買來的俗名能相比？」

當時的我望著字典似懂非懂，只覺得上面詰屈聱牙的字群如小黑螞蟻般，爬在奶黃的蛋糕上，用觸鬚互相交換訊息，就要開始啃食這本書……看！書頁上已有幾處孔洞，我忍不住伸手摳挖字典上的破損，父親卻迅速收起字典，同時重重闔上他罕有的談興與笑容。我想他並不關心小螞蟻的事，用功讀書與小螞蟻的確無關。

於是小學開始，我領回一張又一張書寫我名的獎狀，期待符應父親對我的定義，我希望能以這樣的努力再次開啓父親的微笑，再度感受他殷勤的注視。客廳牆面上開始出現一行行獎狀的排列，我總以為父親會在看到下一張獎狀、下一次更進步的名次後開懷。

父親卻總是背對這面牆，他注視另一端電視螢幕所展現的小小世界：那是令我疑惑而陌生的土地，我知道那叫「大陸」，它也在我的社會課本裡。小學四年級，新聞播報了開放探親的消息，父親激動地開始撥打電話聯絡散居各地不知名的同鄉叔伯，講電話時他笑中帶淚、用我不懂的語言切切訴說，拿起記事本開始密密麻麻地寫。我望著這樣的他，隨後默默轉身走入自己的房間，將門闔上。

他開始每年前往大陸長住，偶爾返台。客廳牆上的紙片漸漸泛黃，印刷字體因為日曬，色澤逐漸模糊斑駁，上膠的紙角失去黏性，微微蜷起。

六年級那年春節，母親在廚房忙進忙出，因為父親不在，我在客廳閒散賴臥，在沙發上隨意翻看農民曆，看到以性命筆畫測知吉凶的部分，忍不住依樣畫葫蘆計算，草字頭還要特別以「艸」的筆畫數算，合計二十八劃，興沖沖看了籤詩，標楷體端正分明如此記載：「魚臨旱地，龍困淺灘，此名大凶，不如更名」。父親從字典得來的深切期許，在贈閱的農民曆中的定義卻是如此驚心的不祥，這結果令我不安，開始覺得「孟」的四聲念起來兇厲，「芬」一聲的結尾貧弱無力。春節過後半年，我上了國中，如同應驗預言般，雖然段考屢獲第一，卻被同學排擠，受校園暴力環伺，一張張獎狀繼續書寫姓名，但再也沒有父親的笑容，並且成為我痛苦的來源。

曾經我以為自己只能被父親定義，如同國字注音題的標準解答只有一個，但滿牆的名字留不住父親，卻帶來如此沈重的負擔。於是我決定撕毀父親所定義的自己，要創造一個新的我：強壯、幸福、安樂，不再是二十八劃、不要四聲一聲的尖厲生硬。

我翻閱同一本字典，直至現在，小螞蟻所爬出的孔洞更多了，仍未能造出那預期中美好的新我。

• 選擇題

寫不出國字注音，下一大題該如何挑戰？社會課本複印在生活中，解嚴開放後，時代據此對我出了一道選擇題，標準答案，課本沒有記載。

父親的身份證籍貫欄上寫著廣東梅縣，母親的是台灣新竹，這些地理名詞對於童騷的我只是抽象符號。我家在苗栗頭份，由家搭公車到鎮上需十五分鐘，走路十分鐘可到小學，騎單車二十分鐘就能到母親工作的工廠向她撒嬌，這就是

我的時空觀、我與我父我母的世界，我一直如此認定，直到國小五年級那年。

父親說：「我要帶妳回大陸，不過得等妳再長大一點。現在妳還需要妳媽照顧。」

課本中那葉陌生的秋海棠為什麼會是我「回去」之地？母親呢？因為父親病弱退休在家而必須外出工作，在工廠中辛辛苦苦車縫牛仔褲布邊的她，為什麼不能和我們一起回去？一旦回去，什麼時候能回來？種種疑惑漲滿我小小的頭，但總是來不及想清楚，父親開始交代我種種任務，之一是幫他提領存款。

我幫體弱的父親跑腿，填寫銀行、郵局種種複雜的表單，因此學會了壹、貳、參、肆等等數字的大寫方式，這些數字對我而言是一個個艱難生字，父親彷彿在考核我的識字與書寫能力，我完成了，父親一定也很欣喜。他的確是微笑著，將我提領出的包裹轉身裝入行李。

母親下班還得料理家務，父親和我並肩怡然坐在客廳沙發上，聽著節目片頭曲：「風雨千年路，江山萬里心，秦關月，楚天雲，無處不是故園情。」父親退休前擔任國文教師，我常看著節目學舌一番：黃沙、駝鈴、窩集、秦嶺，我以為「回去」就是走入電視影像中，那個迥異於我狹仄世界的廣袤大地，於是這道選擇題，從父或母的選項擴大為大陸或島嶼。那必定是個遼闊新世界，曾經只能想像，但現在竟然可以被父親牽著歸向，走入螢幕閃閃發亮著的彼端，我父癡癡凝視的那方。好不容易能牽住父親的手，我不願放棄，於是，只好悄悄鬆開對母親的依賴，放學後不再到工廠撿拾碎布，在家苦練腔圓字正的國語咬字，開始成為語文競賽的選手，這場比賽我想贏得的是父親的認同與愛，哪怕必須經歷現有世界的毀棄。

父親在我六年級時先行出發，從此不再返台。信件往返隨著歲月漸漸廢弛，但這個約定一直嵌在我的心中，每天，都在等著自己再長大一點。

國一暑假收到大陸傳來的電報：「陳紹宏已病歿」，反覆確認仍是這六字，母親焦急的問：怎麼了？怎麼了？我拿出父親的字典，查了「歿」字的意思，卻怎麼也看不懂它的解釋，一個人的死亡怎麼可能是如此輕易的六字？

後來，母親在準備喪葬事宜時發現父親早將存款提領一空。那段日子，從未見過的父親同事、鄰居在家中川流不息，母親忙碌於靈堂的設置，阿姨們帶著我摺紙蓮花，可憐孟芬還這麼小唉以後該怎麼辦，我把這些聲響、嘆息一摺再摺，摺出一朵朵沈默沒有香氣的蓮，同時將自己摺進去。家祭父親那日，母親在靈堂前悲嚎哭叫，披麻帶孝的我被推來帶去，依循眾人指示舉手投足言說，孝女孟芬來喊父親回家喔，跪著爬行至靈前，母親又昏厥，誦經聲人聲哭泣聲尖叫聲嗡嗡然，整個世界激動非常。

我沒有喊他。

從開啓電報到家祭當下，我一直思考：歿到底是什麼意思？父親再也不回來了？那個他應許我的新世界，要帶我回去的彼端呢？我一直在等待，忍受著種種暴力的欺凌，一吋一吋成長，我那麼努力符合父親的要求，怎麼可能被這個字一筆勾消？提款單寫得那麼好，父親明明笑了，父親是笑著的啊。我抬頭注視著靈

前的遺照，才赫然明白作答的人從不是我，提款單不是習字本，父親的微笑與我無涉，他的故園並非我的故鄉。

他早已作答，我與母親被列在同一選項，父親選了另一個。

• 照樣造句

爲了設置靈堂，我們將客廳整片牆面清理乾淨，刨撕下來的紙片黃漬塵痕遍布，我拿一個大黑垃圾袋將所有過去投擲進去，封上，丟棄。直至喪禮結束，一滴淚也沒掉。這場喪禮並沒有我父的遺體，他的死亡如此抽象，我看不見肉體衰亡的色澤，聞不到腐敗氣息，整場佈滿了菊花、百合濃烈的香氣，能怎麼淚流？

母親的哀慟投入與我的沈默疏離構成一場尷尬反差，我持續平板行事她更加戲劇悲號，聽著她由五臟六腑內刨挖痛哭出的悲哀尖音，湧著令我陌生、訝異的激動如血，灑向所有在場的賓客，一片扁平的白中，唯有我母的哀傷是刺目的腥紅。然而，與其說是哀傷，我更覺得是一種憤恨，她用眼淚正當咆哮出這一種怨：怨我父她夫的遺棄是那麼絕對，連衰朽的肉身、病危前的唾沫屎尿都未曾留下，乾乾淨淨堅壁清野。彷彿我父從來不會是她夫。他是他、她是她。

而我是誰？

具有標準答案的世界已隨著父親的離棄崩毀，我連自己都無法指認意義。比起在遙遠廣東某地某處有座墳可定義的我父，我反而成爲一隻鬼，上下無依，繼承了一個姓名，僅僅只剩這個姓名。而我不願據此照樣造句下去。

我開始割裂書包，抽絲拉絮，放長背帶，將書本丟出，布包遂在股間晃晃蕩蕩，用立可白寫下滿腹苦悶，強烈臭氣薰蝕我的鼻腔黏膜，訂作校褲，水洗絲的質料輕飄飄一無憑恃，考試時把答案給後面的同學抄寫，下課聚眾咆哮。女生叫我到廁所去，我學會揪住她的頭髮開始扭打，壓制她在團溷間沾染滿臉污臭，蓄長指甲作爲爪齧對方的利器，自己身上也處處掛彩，還好，鬼不會有痛覺的。

但有個人會痛。

母親爲了我的升學問題夜夜爭執，我出言不遜時母親就會燃香向照片中的父親訴苦，紹宏啊芬芳變壞了，你作神要回來庇護她點醒她啊，我一個女人家要工作帶小孩整理家事，實在忙不過來啊，你又那麼狠心……從禱念到抱怨，我母總是淚流滿面。我不執香，這方寸之間沒有我所欲皈依的他方，一隻鬼哪有什麼信仰可言。

高中聯考還是上了第一志願，反叛如此氣弱而短暫，純女校失去逞兇鬥狠的空間，柔軟嬌貴的薔薇庭院總在春季，那麼清新鮮嫩，敗血的氣息我祕密收藏於心腹之間，如一顆腐橘，表面還是金燦發亮的青春，滿肚子卻是綠黴層層的腐朽。書包裝滿教科書笨重來去，黑裙在膝下拘謹地攏束，金絲眼鏡圈住了雙眼。所有的人都看著我白衣黑裙以及乖巧，鄰人、親戚、師長、母親。我望著父親在牆上的黑白遺照，那裡面的他很確定的，眼中僅是一種失焦，一種空洞，那裡沒有我，從來就沒有。

腐橘無法散發芬芳。我對於生活虛應故事，成績從未用心，就是無法放棄國

文。從父親書房中挖出定價新台幣十二元的舊版唐詩三百首，破損黃硬的紙頁上鑄印的仍是亙古恆新的李白與杜甫，沒人陪伴的荒莽年少，不知為何我竟還是坐在父親的書房，就著他的書桌、檯燈，陷落在記憶了他身體曲線的藤椅，一頁頁翻閱沒人要我讀的詩詞，父親在某些詩上用紅筆圈點：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戍客望邊色，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聞。

我以前無法讀懂的父親，透過他的圈點我開始思考，他那長久背對我的佝僂，也許正是因為負載了去國懷鄉的四十年，四十年多沈重哪？相較於這份思念，我貼在牆上的紙片難免輕薄，雖則，那也是稚嫩的我所能創造的最深的孺慕。

透過詩詞我試著理解父親，儘管只是斷簡殘編的拼湊，卻讓那張在牆上的黑白照片，開始有了血肉與情感的可能。我照著父親的樣，開始造我與他生命的句，於是，我進師大，考取教甄，榜單上寫著：陳孟芬，興華國中國文教師，可喜可賀。父親桌上已褪色的榮譽狀也寫著：陳紹宏，興華國中國文教師榮退，可喜可賀。

我以為終能貼近他，但無論結構多麼神似，這畢竟是兩句各有主詞謂詞獨立的句子，能述說同一個故事嗎？

• 填充

我從未夢過父親，一次也沒，他之於我是片空白的陷落。填寫個人資料時，在監護人一欄上寫出母親的姓名如此自然，不同的姓氏牽繫我和她的是真實的血緣，以及確切的相依為命。我們爭吵、和好，一起吃食、購衣，我們為我父燃燒紙錢且祈禱，我幾乎很少意識到缺乏什麼，雖然我們的確缺乏。

走過高中一無所依的日子，進入誠正勤樸穩定的秩序中，重新習慣標準答案的存在及必要，那確立著教師與學生的分野，台上台下楚河漢界。於是生活上的種種迷惑也想追求正確答案的寫定：大學四年的惶恐不安以教師甄試的考取解答；成為正式教師後，用繼續進修填實生活，然後？

我被這個問號勾住，它迫使我回視身後隨著時間流逝越行脹大的空白，那是我與父親的距離，十五年，越逃避越是滋長成更巨大的空缺，這是我必須及時作答的一道填充。

於是我前往大陸，帶著曾經在十五年前被暗暗拋棄的母親，一同到了廣東——新世界、發亮的彼端、父親之名「紹宏」二字所涵括的廣袤故園——實際上，我所看見的卻是十五年前的台灣苗栗鄉景：農村、稻田、無處不在的客家鄉音以及破落的客式圍龍屋。兄嫂帶領我和母親從十餘間連成一片的房間走進去，穿過前廳，經過很大的院落和半圓形的居住房舍，來到祭拜父親的神主排位，拈香禱念。然而，我的國語與母親的閩南話在其中可輕易被指認出：我們從不屬於這裡。所以到了父親墳上祭拜後，我仍帶著母親返回旅館。在這裡，我們無家可歸。

然而父親又何嘗在此？他是一抔土、一塋墳塚、一塊碑、一楨相片？一聲聲兄嫂所言的父親這父親那？一句句母親所談妳爸這妳爸那？還是我稚拙的筆跡，在國小二年級日記中所留下的，父親對我斥罵的「假用功」、「花蘿心」、「笨頭笨腦」？或者是國中二年級在課堂上寫著寫著就掉下淚的〈我的父親〉，用文藝腔虛構了一個懷才不遇落拓江湖的「父親」，還獲得當時國文老師的好評與安慰？

這不過是種諛過。我寫了二十餘年的考卷，根本不是爲了回答父親。就像父親的選擇題般，他要的並不是我的選擇；而我所追討的答案，也不是早已骨枯肉腐的我父，我要的是個能諛過的空格，將我這混亂人生種種無以宣洩的憤恨失落挫敗屈辱通通一傾而洩的去處，一個不能抗辯僅能空白著的空格——那就是我父在我生命中的位置，他以缺席具足了我的人生。這張試卷只是我的軟弱，人世間種種哪能有絕對正確的解答呢？

翌日，我和母親即將啓程返回台灣，回到兄長家向他們辭別，兄長支開嫂嫂，拉著我的手到父親在世時慣居的房間，緩緩地對我說：「孟芬，我很羨慕妳。」父親拋下我與母親奔向這裡，我因此濃蓄了十五年的幽怨，他竟然對我說羨慕？「你們擁有父親十幾年，我跟父親相聚卻只有短短四年，他就病故了。我出生的時候，父親早隨國民黨去台灣，我自小根本不知道父親是啥模樣，連張照片也沒。」接著他打開抽屜，從深處拿出一張照片，「妳瞧，父親卻和你們有全家合照，還帶著回來老家呢。」我由他手中拿起照片仔細端詳，那是我三歲時過生日與父母的合影，父親抱著我，旁邊偎著母親，我在蛋糕前面，笑得好甜好甜。翻到照片背面，父親在上面題字：「吾妻、吾女，于家中。民國七十三年。」接著還有一行墨色不同，筆畫更加抖顫的字跡：「我所思念的一株小香花，十二歲生日快樂。民國八十二年。」是父親去世那年。

也許在我所認爲國字注音命題的最初，父親爲我取名的那時，他亦正聚精會神作答著關於我未來生命的填充，他翻爛字典，抖索落筆，一筆一劃試圖勾勒的，是對於這個晚年所得小女兒的鍾愛與祝福。我才終於瞭解，在我試著作答父親之前，父親早已努力作答我這張對他而言重要的考卷，在他的心中，所寄予我的並不僅是把書讀好光耀門楣，「芬」所標誌的，是一朵在三月誕生的美好香氣，而「孟」字所代表的，是我的新生，更是父親生命中另一個開始——在台灣苗栗，他擁著妻女，從此有了家。

於是我帶回這張全家福相片，裱褙後放在父親的遺照旁，爲了提醒自己：人生不僅是一張試卷，種種戮力並非只爲了最後分數的圈定，過程即是意義；我父雖終老於他處，並不因此外於我的生命。我擁有他所給予的名姓與血液，這是我生命的起點，也是故事的連結，我父的故事不會完結，因爲有我繼續說下去。